

吃过晚饭，步行穿过黄岩的永宁公园，慢慢走回下榻的旅店。此时天色已晚，西面天空仍有一抹黯沉的蓝色，永宁江两岸的城市灯火璀璨，在公园中漫步的人极多。对岸的文化地标彩云书院黄岩店散发着灯光，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白墙倒映在江面，书店的黄色灯光格外亲切温暖——有什么比一座书店灯光更让人觉得神往的呢？

永宁江岸线与河水呈现自然随意的状态，生长各种植物，低矮的芦苇与高大的乔木掩映，漫步的人时而隐入绿色丛林，时而又出现在步道上。这片自然野趣的公园，其实是当地生态建设的一大创举，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造就宜居城市的典范。

永宁江发源于黄岩西部括苍山，自西向东全长八十多公里，被黄岩人视为母亲河。我曾许多次走过永宁公园，每一次漫步时都会赞叹公园的匠心独具。它努力维持的自然幽趣，与远处天际线的摩天大楼相呼应。要知道，在金黄的城市中央，留下如此大片的河流与绿地有多么奢侈。

永宁公园的建设，要提到俞孔坚教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教授强调“与自然为友”的理念。

设计之初，俞孔坚想体现“与自然为友，与洪水为友”的理念，也曾受到质疑。他建议：“把可能被洪水淹掉的地方做成公园、绿地和湿地，甚至可以做成稻田、荷塘。河漫滩下设计的浅滩深滩，鱼和青蛙可以在这里产卵，牛可以下去喝水，人可以在这里行走。”当时，各地惯常的做法，是

我的故乡在沪郊一个古镇，老木匠的铺子就开在镇东头的一条老街上。老木匠手艺好，脾气也十分温和。我小时候上学时总要经过这个铺子，偶尔在那门口站一下，老木匠发觉了，总会朝我笑一笑，一双眼睛眯成两条很好看的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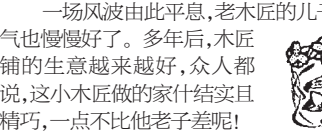
老木匠只有一个独生子，可说来奇怪，他儿子生就一副急躁脾气，动辄发火，像只好斗的公鸡，一较劲就伸直了脖颈，脸涨得通红。脾气急躁，书也没读好，这小子初中毕业后便没再上学，老木匠就让他跟着自己学手艺。一招鲜，走遍天，老木匠想让儿子有个立身活命的本钱。可儿子哪瞧得起这行当？他虎着个脸学了没多久，心里就憋得慌。一天，老木匠让他用三角锉把锯子打磨一下，谁知他一不小心就把手给挫出了血，气得他抓起锯子就往地上使劲一摔：“我不干了！”

“行啊。”老木匠还真沉得住气，“你不想干这份活，就把那只工具箱给钉死了。”儿子当真抓起一柄榔头，抓起一把长钉子，憋足劲把那只箱子严严实实地钉死了。老木匠终于忍无可忍，口气也变得斩钉截铁：“算了，我也不再勉强你。不过，你现在必须把这些个钉子一只只圆圆囫囫地取出来，随后再找你的活路去！”

儿子忽觉耳膜嗡嗡作响，头皮发麻，纵然不情不愿，也只能按照吩咐去做，这时他才发现，那些个被嵌死在木箱里的钉子，有不少都没了影，哪里能轻易取出来。

“孩子，你也该长大懂事了。一个人随便发火，不只是把一个箱盖钉死，自己的后路也会随之被掐断，落得个自作自受的下场。”老木匠边说边又捡起那把被摔断在地上的锯子，“不管以后你想靠什么谋生，这坏脾气都得改一改啦！”如醍醐灌顶，儿子顿有所悟，片刻间接过了父亲捡起的那把锯子。

一场风波由此平息，老木匠的儿子终于秉承父业，脾气也慢慢好了。多年后，木匠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众人都说，这小木匠做的家什结实且精巧，一点不比他老子差呢！



德国法兰克福有座著名的铁桥——爱塞尔纳铁桥，跨越美因河，连接法兰克福南北。这座铁桥之所以成为著名景点，是因为铁桥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同心锁，

这些锁代表了世界各地千千万万关于爱情的故事。那天去桥上，看到一位头发已然花白的德国大叔，坐在铁桥上，拉着一架有点破旧的手风琴。天气有点寒冷，大叔穿着厚实的服装，戴

与自然为友

周华诚

把河堤浇筑成光滑坚固的混凝土，这样能更好地防洪。“三面光”河堤坚硬，却破坏了生态之美，对于自然来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粗暴干预力量。俞孔坚认为，对待自然的水系统、自然的河道、自然的湿地系统，我们应该做最少的干预，尽可能让它回归自然状态，还江河自然之美。

永宁公园的设计理念，“与洪水为友”，意味着当洪水威胁时，不是选择强硬对抗的策略，而是尝试与之共舞，达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公园的步道、湿地、绿地，都是按照这一理念设计的。这种设计不仅美观，还起到

了蓄水 and 防洪的作用。公园开放后，有一年夏天，大台风带来了一场大洪水。那次台风中，虽然台州市的其他地方受到严重的洪涝灾害，永宁公园却经受住了考验，安然无恙，证明了当初设计理念的正确。

在永宁江边漫步，不由得让我想起日本京都的鸭川。

鸭川是京都的一条河流，河水十分清澈，缓缓穿过古都京都市区。年前我与友人一道去京都，就在鸭川之畔闲坐聊天。友人说，每年夏天，许多京都人都会在鸭川的河滩上搭设纳凉床，这几乎已是京都的风物诗。鸭川两岸，四时有不同的花开，有许多古老的寺庙和神社，同样也遍布许多特色餐厅，吸引世界各地的游人前来游览。鸭川一直被看作京都的一部分，它的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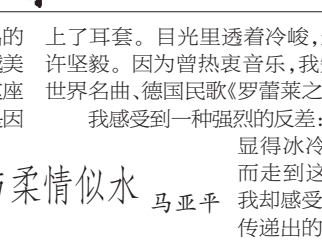
“布谷布谷，割麦插禾；布谷布谷，割麦插禾！”对面山、直沟塍、桃子湾等山上传来布谷鸟粗犷的叫声，风过，松树、杉树发出“哗哗”的响声。父亲抬头看了看如碧青山，又用手挡住眼睛看了看天，刺眼的阳光穿过猪栏前的两棵苦楝树，在门前洒下一地斑驳的碎影。

星期五放学回家，吃晚饭时，父亲一边扒饭一边吩咐我们：“明天六十亩畝割大麦，你们三姐妹都去。”太阳还未出来，我们穿上长袖衫，戴好草帽，每人拿一把镰刀往木桥头走去。

六十亩畝是官塘下面一大片田畝的称呼，因连绵一起有六十亩地，故而得名。官塘原来是一个水塘，两面被青山夹住。老坞水库造好后，官塘改造成农田，但塘的名字仍旧保留了下来。农忙时节缺水的时候，老坞水库开始放水，白花花清流从官塘一直漫到六十亩畝，随之带来的有胖头鱼、白鲢、鲫鱼、泥鳅，还有鳊等鱼类。

我家在六十亩畝的麦田位于仰天弯和木桥头之间。仰天弯是分给我家的

上了耳套。目光里透着冷峻，还带着些许坚毅。因为曾热衷音乐，我知道那是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差：钢铁大桥显得冰冷和坚硬，而走到这桥面上，我却感受到同心锁传递出的关于人间情感的丝丝暖意；同时，也感受到大叔那美妙的手风琴乐曲所流淌出来的柔情似水。我及时地将这一画面拍摄下来，其实也是想将形成这种反差的情景和心情保存下来。



摄影

设计，也更多地考虑到市区的整体规划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生态和自然的一面。清澈的流水、清新的空气、两岸的风情，以及河中起落的水鸟、水边锻炼休闲的人们，就这样给无数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而今漫步在永宁江畔，深觉眼前的景色并不比鸭川逊色。永宁江畔还有一条绿道，东至三江口，西至长潭水库，全长八十六公里。它与城区的官河古道慢行环线、永宁公园、江北公园、中国柑橘博览园等景点无缝对接，风景绝美，随手拍张照片都是壁纸级的风光。

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馬拉松跑者，她曾去世界许多城市跑全马、半马，听说永宁江畔的绿道便捺捺不住兴奋，说一定要挑选个好日子，来把这条绿道全程跑下来。

夜暮收拢，一行人走到西江闸附近。今天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郑嘉励老师给我们介绍此水闸的历史。西江闸位于西江河、永宁江汇合处，建成于1933年。西江闸南迎西江水，北挡永宁江水，起到泄洪排涝的功能。它的设计和主持修建者，是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胡步川先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下，胡步川先生成功完成这样的大型工程，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道西江闸，作为重要水利设施留存至今，也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物。

想当年，西江闸为解决洪水问题而建，今天的永宁公园，则是“与自然为友”而生。与其强行改变自然，不如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正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饭后的漫步，是一次小旅行，让我认识了一座公园，也认识了一座城市的生态文明理念。

山，山势较陡，仰望时直接与天对视。冬天，我们去仰天弯耙松针，山上柴禾茂密，我们从羊肠一样的小道上去，翻过几个山冈，一直爬到阳坡，跟山上的小鸟对

唱山歌。太阳下山时，我已挑了一担松针下山了。木

桥头是一个水坝的称呼。水坝的溪流源自高山，高山清泉流经范家坞和张家坞村，一路往东，经过白杨畝、蓝根头弯，曲曲折折，到木桥头这里形成一个水坝。水坝上搭了一座木桥，所以叫木桥头。有桥就有阴凉。夏天，村民干活迟了，常常就在木桥头的桥洞下洗完澡回家，顶着满天星光。

我们灌了一壶凉茶水，走过木桥，来到麦田。一眼望去，全是金黄的麦子，麦子上长满了麦须。排列青山与六十亩畝的麦田相依，山林和田地，一高一低，在我们眼前坦荡地铺展着。山风吹来，六十亩畝掀起一波波金色的麦浪。我们都还小，面对眼前的景象，似乎还不懂得感动，也不会欣赏。

头顶蓝天，我们弯腰割麦。麦秆圆圆，被一层外衣包裹，撕下外衣，露出象



摄影

好几年来第一次出“沪”，孩子驱车载我去黎里古镇，去看金字澄的“繁花书房”。如果说黄河路接住了《繁花》电视剧版的泼天富贵，那黎里则有原著小说的“不响”气质。一条清澈的河穿镇而过，两边廊棚沿河伸展，游人

不拥挤，古镇清幽安静。

“繁花书房”有点难找。我们起始将古镇上最具“网红相”的一座白色三角形西洋建筑误以为是书房，兴冲冲跑去一看，竟是一座还未竣工的玻璃房。正向路人打听，一位本地老婆婆热情招呼：跟我来！她放下水桶，示意我们跟随。几个门面一过，她朗声说：喏，到了，这就是。这就是？路人一个眨眼就会错过的。门扉窄小，与左右邻居的民居无异，连个大招牌也没，只有钉在门边一块约两个手掌大的“繁花书房”四字对人微笑。

这是金字澄的祖宅，金的太祖母、祖母、父亲均长居过此处。和传统古镇上那些如晦如暗的故居、纪念馆迥异，这里每一进院落、每个展室均色泽明快，光线柔和，风格现代，却能让人在明亮与安宁的今天，回望风雨飘摇的昨天：祖屋的变迁、父母的人生跌宕、五年重修这三进院落的大不易。唯一一间光线稍暗的“回望”厅里，有许多珍贵的家书、手稿，包括少年金字澄写给曾失去自由的父亲的信……

及至那间阔大高敞的书房，我有了误入图书馆的惊诧，满屋满墙的藏书，铺排于高耸的书架，随手抽看，有些我家也有，有些却从未读过。了解一个人、一代人的所思所想，莫过于看看他、他们读过些什么书，便可知晓个大概！

在后院日宅留存的一口小井墙边，有一扇窄窄的玻璃门。无意中一瞥，你猜我看到了谁？金字澄！他正与一位年轻人急切严肃地说着什么。惊喜里，我不假思索朝年轻人打起了“手语”：我想向金先生致意，打个招呼；他回我的手语是坚定的回绝：我们在谈正事，请勿打搅。此时，金字澄或许也瞥见了我们。

近在咫尺的奇遇就这样结束了？失落，且羞愧：又不是小年轻了，还追星？面对女儿的劝慰，我内心释然了，书房才

牙白的茎干，散发出淡淡清香，它们是编麦草扇的原料。唰唰唰，刀起麦倒，一把把麦子在我手中躺倒。不知不觉中汗水开始顺着额头、眼睛、鼻尖、脸颊往下淌，滴到地里。长长的麦须毫不客气地扎进衣领，戳着脖子，又痛又热又痒。尽管戴着草帽，仍感觉周边有一团看不见的火在燃烧，小脸很快被太阳晒得通红，早上梳得整齐的马尾辫也散乱开来。

“哼！噶热！不割了！”我扔下镰刀，一屁股坐在麦地上，开始大哭。

“哈哈，小人就该晒晒热头，尝尝做农民的味道有好处的。”父亲也是满脸汗水，他在脖子上挂了一条毛巾，边擦汗水边笑我。“快去桥洞下乘凉吧，顺便抽些麦草秆。”母亲发话了。母亲的衬衣也已湿透，她的身子一直埋在麦子间。听到我的哭声，母亲让我赶紧去桥洞，母亲是心疼我的。

我捧了一把大麦，来



摄影

开，诸事繁多，难得来一次黎里的金先生哪有工夫接待每个参观者？我俩又复返展室，查漏补缺地看了个遍。

近午，我俩坐在阳光温煦的天井里，品味着“繁花”咖啡，忽然从里屋走出了极为熟识的身影——金字澄！他快步走到我跟前，伸出双手：刚才有些事，欢迎来书房！我脱口而出：崇拜你啊，写出了《繁花》，我看了两遍。他连声谢谢，笑咪咪地和我们聊起来。

机会难得，我当然要问读小说时最好奇的问题：小毛夜遇沈衣女，是不是魔幻写法？

没想到他居然说这是别人告诉他的真事：一部小说里最打动人的就是来自生活的真事。他说，写作并不神秘，关键是要写你自己最熟悉的那段“真事”。每个人的生都有不少故事，但可能只有那么一段故事值得书写。不要因为太过熟悉而一笔带过，反倒要写得更细致，让读者看了也宛如亲历一般。我听着，想着他在《繁花》里的娓娓道来，想到这间书房里对往昔的——展示，正是这样的细致，把我们带入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多段故事啊！

不过我也感叹，写作是年轻人做的事，年纪大了就只能读别人的故事了。没想到金先生说，越老越有经历，越有故事可写。他还举例，一位在外交界工作了一辈子、译著也颇丰的女士，如今已是“90后”的她，正在书写人生故事。

我告诉自己偶尔在“夜光杯”上也写写短文。他一听就高兴：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刊登在“夜光杯”上的！又加了一句，自由投稿，没有一个编辑认识的！他郑重地说，《新民晚报》“夜光杯”是块好园地，很多人都是从这块园地走出来的。

我最后还是道出了心中所想：门口的牌子太小了，要挂大的，更要宣传宣传。金字澄顿时轻声道：不要挂大牌子，更不要宣传，这样就很好。嗯，这才是一本书里写了1000多个“不响”的作家。

告别时，金字澄邀我们在老屋的墙前合了影，至于旁边年轻人录下的小视频，他关照：随口说说，不要发出去哦。好，不响，晓得的！

到桥洞下。真凉快！我感觉似孙悟空从炼丹炉来到花果山的水帘洞，火辣辣的太阳被桥洞结结实实地挡住了。桥洞下面两侧用水泥浇筑成平台，可以坐着乘凉。我摘下草帽，脱掉鞋子，卷起裤管，站到水里，“咕咚咕咚”先痛快地喝茶。一尾尾小鱼小虾灵活地穿行在水草间，我看着鱼虾长长地噓了一口气，满脸的汗顿时收回去了。我顺势捧起一把溪水拂到脸上。溪水从我脸上漾开，抬头时我看到蓝天上有白云飘过，这天真蓝哪。火一样的太阳光穿过田塍上的柏籽树，发出一个个彩色耀眼光圈。赤橙黄绿青蓝紫，忘的一个片段。

大自然的色彩在火热的劳动现场向我展露无遗。“布谷布谷，割麦插禾！”我听到布谷鸟在仰天弯里啼鸣，悠游的鱼虾，动听的鸟啼和彩色的太阳光圈，让我忘了适才在麦地里的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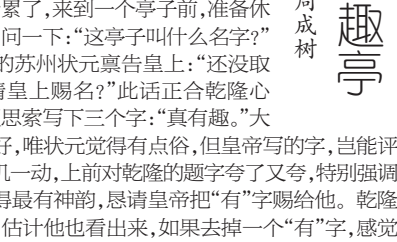
心情顿时转好，我坐到水泥台上，将双脚荡进水里，一前一后，我挑匀称的麦秆，将麦衣一层层扯下来。弟弟妹妹还在桥洞下玩水抓鱼，鱼虾都从他们的指缝间溜走了。

我忘了那是何时收工回家的，只记得烈日下割大麦和桥洞下乘凉的场景像一部黑白电影，在我童年的星空里上演了最难

忘的一个片段。

初夏，好友邀我去苏州狮子林游玩，这次深度探景让我重温了“真趣亭”轶事。狮子林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其因湖石假山闻名天下。狮子林规模不大，但园内的真趣亭名气不小，“真趣亭”三个字是清乾隆所书。坐在亭内，我们兴致勃勃地闲聊起了亭子的来历。乾隆下江南来到苏州狮子林，见园中回环曲折，移步换景，游兴大发，钻进假山洞，绕来绕去，大呼：太开心也！从假山出来，乾隆帝累了，来到一个亭子前，准备休息，他随口问一下：“这亭子叫什么名字？”陪同乾隆的苏州状元禀告皇上：“还没取名，是否请皇上赐名？”此话正合乾隆心意，他不假思索写下三个字：“真有趣。”大家纷纷叫好，唯状元觉得有点俗，但皇帝写的字，岂能评议。他灵机一动，上前对乾隆的题字夸了又夸，特别强调“有”字写得最有神韵，恳请皇帝把“有”字赐给他。乾隆一口答应，估计他也看出来，如果去掉一个“有”字，感觉完全不同，于是叫人取下“有”字赐给了状元，留下“真趣”二字做了匾额。实际上，真趣亭的轶事，虚构和戏说的成分多了点，宋代诗人王禹偁在《北楼感事》中也用了“真趣”二字：“忘机得真趣，怀古生远思。”

当年乾隆的题字“真趣”使人产生不少联想，不过，旅游的快乐就在于那份未知的惊喜。



摄影

七夕会

摄影